

# 邻居老哥

陈更生

前些时候回到我的家乡娄烦县下静游村,听说村里把党史教育和村史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学习本村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创业精神。我脑海里随即闪现出一个特别亲切的身影,他叫冯月新,是我的忘年老哥。

月新哥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按说他比我的父母还大几岁,但在村里讲辈分,我母亲比他长一辈,他叫我母亲姑,我因此就叫他哥了。我们哥儿俩相差50岁。

我上小学时月新哥已是年近六旬的人了,不过看上去一点也不显老,瘦高的个子,挺直的腰板,一双大手上粗壮的指头大都裂着口子,因而不得不缠着白色胶布。月新哥说话声音洪亮,走路脚底生风,戴一顶草帽,扛一把铁锹,常年和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的后生们一起承担急难险重任务。

我们村地处汾河上游,位于汾河和岚河交汇处。村边沿河岸有近2000亩坪地是全村的命根子,只要这片地旱涝保收,即便是那困难年月,村里人也不致饿肚子。20世纪60年代,村里实施引岚灌溉工程,从岚河上游六七华里处筑坝,再修十几华里干渠引水,在保证灌溉的同时,还可带动村里的水磨运转,为村民加工粮食提供便利。

工程投入使用后,整个干渠的日常看护和维修需要专人负责。村干部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让月新哥牵头,带上几个年轻人常年看管水渠。干部们说:“月新是老共产党员,这副担子交给他,我们一百个放心。”

我小时候对“共产党员”的认知和感受,更多是从月新哥身上得到的。

听长辈们说,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我们村由初级社进入高级社。当时月新哥正值壮年时期,他不但满怀热情加入合作社,而且把合作社当成自己的家,一心为集体,事事不落,一应农活一样样做得一丝不苟。夏季锄谷子时,他总是要在谷苗根部多多培土,为的是让谷苗更好地生根发育,能够抗倒伏。这样用心做出来的活儿效果是明显不同的,站在地头一看,月新哥锄过的地根苗直土松软,地里利利索索,谷苗整整齐齐。村干部让村民向月新哥学习,有些人却风言风语,说月新哥是假装积极,培土那么多是瞎费功夫。听到这些,很多人为月新哥抱不平,月新哥却不当回事,也不发一声怨言。他的热情照样高,劲头照样足。

月新哥的处事和作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闲暇的时候,邻居们不免在一起唠唠嗑。有人就对月新哥说:“唉,

扛上那么重的苦,有人还说三道四,何必呢?”

月新哥说:“别人说什么咱管不了,咱心里就一个小九九。咱出身贫苦,共产党来了才翻了身。大道理咱讲不来,但谁对咱有恩,咱还是清楚的。共产党为咱老百姓,咱的路子该往哪儿走,力气该往哪儿使,还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吗?”

后来人们推举月新哥当了生产队长,他领导的生产队各项工作在全村都是数一数二的。

这回村干部把看护水渠的工作交给他,月新哥又全身心扑在了水渠上。从他家到岚河上游足足有十几华里路程,光是引水干渠也在十华里开外。月新哥每天迎着朝阳出去,披着晚霞回家。长长的干渠,从村南到村北,哪里水流湍急,哪里容易产生淤积,哪里会发生渗水,哪里可能溃堤,月新哥都一清二楚。这些地方他都安排年轻人分工把守,他自己来回巡查,彼此照应。出现问题,及时解决。常言道,水火无情。在渠堰上,月新哥常常是快步如飞,年轻小伙子有时都撵不上他。一旦有淤堵或渗漏之处,月新哥总是第一个跳入水中。春末夏初,水寒彻骨,月新哥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干渠运行期间,他和伙伴们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水渠上,有时候午饭都要轮着吃。干渠内随处都映照着他们的身影,渠堰上满满都是他们的脚印。在月新哥的带动下,年轻小伙子们人人奋勇争先,个个不甘落后,行动雷厉风行,工作有备无患,干渠引水多年畅通无阻,农田灌溉从未受到影响。

冬春季节,月新哥还要带着年轻人开山取石,为干渠维护提前备好石料。60多岁的人了,和年轻人一起在悬崖峭壁间抡锤挥斧,月新哥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有一次,月新哥正用钢钎撬动悬崖上松动的石头,不小心头顶滑下一块碗大的石块,贴着他的头皮斜擦而下。月新哥当场倒地,一股鲜血瞬间从头上流了下来。大家二话没说,包扎的包扎,叫医生的叫医生。不一会儿,村赤脚医生骑着自行车飞奔而来,他看了月新哥的伤口说道:“幸亏没有伤着骨头,擦破点皮,没啥大事。”赤脚医生给月新哥重新包扎好伤口,然后几个年轻人背起月新哥把他送回家里。

月新哥昏迷了,从中午一直到下午5点多钟。他醒来后,人们悬着的心才跌到肚里去。大家劝他好好休息,年龄大了,不能和年轻时候比,该服老时就服老。月新哥点

# 芒种时分插秧忙

希 夷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南北朝时期布袋和尚写的这首《插秧偈》几乎家喻户晓。这首诗,语言通俗易懂,含义丰富深刻,偈中所描写的栽稻谷的情景如在眼前,而且一语双关,颇耐品味。当年太原稻区栽种的是水秧子,栽稻谷人弯腰栽三面,每亩四株,成小方块状;每行六株,每株三枝。行行是行行,溜溜是溜溜,齐齐整整(上世纪90年代后,因用水问题,才开始播种旱秧子,成为现在栽稻谷的模样)。

无独有偶,宋代诗人杨万里也曾写过一首著名的《插秧诗》:“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脚。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岸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这首诗着力写雨中抢栽稻谷的情景,“抛”“接”“拔”“插”,四个动词,准确具体。尤以“抛”字最妙,活画出秧把子在雨中飞舞的情态。更将插秧的场景、过程、动作、情趣描绘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脚。”从句中不难领会春雨之密、之急、之大,不至于从头上流入脖颈并沾湿肩膀。每到插秧时节,脑海里总会涌现出那一幕一幕的情景。

但凡在稻田里干过活的人都知道:芒种时分插秧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计,整(ya)地、打(普通话,从秧子地把秧苗起出来,觉得比用“拔”有味道,再说用“打”比较形象突出打秧子不能把秧子的腰骨弄折,“拔”好像就没有这一层意思)秧子、担运秧子、撒秧子、插秧,每一道程序都要眼到、手到、意到。插秧更是要判断好秧苗之间的距离,同时身体要协调,一行插完,上田埂后重头再来,如此循环往复……

芒种时分的天气就像娃娃们的脸,说变就变,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天晴时,太阳晒得头发毛,脊背发

热;一会儿下雨时,雨水直往手臂和衣领里灌。我是不太精巴的稻农,一套流程下来,常常是满身泥水。稻区有许多精巴人,栽完稻谷,跳上堰子,衣服上一点泥都没有。如果遇上“倒春寒”,手脚浸泡在冰凉的泥水中,冷得人全身打颤,老稻农腿上的疙瘩(现代医学称为静脉曲张)就是记号。偶尔在堰子上小歇一会儿,有的人会啜一口烧酒,也有人家就把午饭送到地头,柳树荫里一坐,篮篮中的铝饭盒盛着几样菜,送饭罐罐里是烩面,或者饅汤,吃上几口,累了的人干脆仰面朝天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躺下……

千百年来,稻农在那片熟悉的稻田里,脸朝水面背朝天地忙碌着。眼前的一切,从一个绿点、一条绿线、一方绿面的方块,到一片稻田、一垄田野,天地之间今日披上墨绿秧苗,几日以后剧变成绿毯。

青蛙在沟渠、稻田里纵情地歌唱,扇动金光翅膀的蜻蜓在稻叶尖尖上呼唤伙伴;偶尔搬起一块泥土,就能看到钻在泥地里的蚯蚓说着悄悄话。还有旁边草中的小虫,像是在唱歌,又像是在弹琴。整田的、打秧的、插秧的、撒肥的,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打秧子的女人们

# 忆老宋

耿长春

读懂了他的诀窍。他说,我是论公讲责任,论私讲交情。工作严肃些,生活轻松些。宽人严己,吃亏是福!

从某种程度说,这就是老宋的人生准则。按照这几个标准做人做事,没法不成功。套用一句现代的话,老宋不但智商高,情商更高。

来报社之前,老宋在建筑公司工作,是个木工。招考进报社后,握惯了锤子锯子的手,又拿起了笔杆子,还玩得挺转。这种华丽的转身曾经经历什么样的过程,他没说过,但他出版的几本厚厚的作品,却无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老宋的新闻敏感度很强,在职期间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多次获省级和国家级新闻奖。还编著过一本厚厚的新闻学专著,并入选复旦大学新闻业务教材。真可谓实践出真知。如果这所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知晓手中的教材竟然是一个曾经的二级小木工编著,不知会有怎样的感慨。

退休以后,老宋更是激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每隔两年就出一本书。他的创作方向集中在人物传记和旅游随笔。在送我的几本书中,有人物传记《金银焕》和《吉清晨传》、报告文学及通讯集《记忆昨天》、游记散文《山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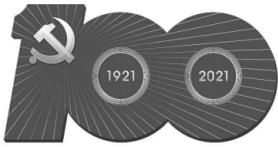
了点头。

然而,三天之后,月新哥又在工地上出现了。头上的绷带还未拆除,只不过戴了顶厚点的帽子。工地上的人劝他多休息几天,他笑笑说:“在家也待不住,咱们抓紧把石料备好就放心了。不然,万一明年遇个干旱年景,不是干瞪眼吗?”

月新哥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家的院子、街道正好在我家的窑顶之上,只要有空,月新哥就会把自家的街院整理得干干净净,一些犄角旮旯也不会放过。如有鼠窟蚁穴,就马上整理结实,决不让雨水渗漏进去。每逢大雨过后,月新哥总在我家脑畔上问道:“家里不漏雨吧?有事就早点告我。”这时候我父亲或母亲就会高兴地回答道:“没事,放心吧。”

我当时就想,有月新哥这样的邻居,外面就是再大的风雨,我们家也会平平安安。

我到省城上学后,听说月新哥去世了,当时是1978年。我特别伤感,1974年月新哥还去县里参加劳模会呢,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如今又是40多年过去了,我们村支书说得对,月新哥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还在传承,这种精神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征程中不断奋勇前进。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党在我心·锦绣太原”征文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  
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

坐在秧凳上,手动得飞快,嘴也不停地拉着家常,根本不管旁边那些没出嫁的女孩,女孩子们也只能低着头,偷偷地听着,想着自己的心事……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大家在有说有笑中栽着稻谷。忙碌半月左右,稻田里就披上了绿装。在稻农眼里,那墨绿墨绿的秧苗就是自己的孩子,盼着它们一天天长大,盼着迎来又一个丰收的季节。



我对摄影的兴趣来自

于童年记忆。

我的童年在尖草坪度过,住地附近有个北官花园,逢周末或节假日,父母会带我与姐姐去公园游玩拍照。有一次,花园里增添了一个兔子雕塑。那时候我们爱唱一首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我当年只有六七岁,看到这只可爱的兔子,情不自禁前去,一把就抓住它的长耳朵。充当摄影师的是爸爸的战友华志鹏叔叔,后来太钢的总会计师。他及时抓拍,把这个情景定格。后来,我与严淑鹤结婚后,母亲常会拿出这张照片调侃儿媳:“你命里注定,让我儿子一把抓住耳朵,想跑也跑不掉。”妻子严淑鹤正巧属兔。

岁月留不住时光,但是,摄影能够把珍贵的瞬间凝固为永恒。

照相技术很是神秘,怎么暗箱操作就能“大变活人”,把人的影像活灵活现地变到纸上?据说,当西方人第一次把相机带到中国时,很多人都不敢照,说是把人的魂魄都摄到黑匣子里去了。

其实照相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就对光学进行系统研究,进行光学实验。《墨经》中关于光学知识的记载有8条,其中论针孔成像的1条,论投影的4条,论镜像的3条。墨家在光学领域成就辉煌:平面镜、凹透镜、凸透镜,其中最为精彩的是“小孔成像”的理论,现代的照相机、摄像机都是依据这一原理而发明。墨子也因之被李约瑟称为“现代摄影光学之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物理卷中有记载: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我们家有一架135相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是一件稀罕的物品。每逢宣传队休闲时候,我会显摆炫耀地说,我会摄影,我们到公园去,留下一些照片,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一面拍照一面夸夸其谈:光圈与速度是个什么关系,怎么才能拍出一张清晰的照片;摄影可不仅是个技术活,只要按下快门就行,它要有画面感要有艺术性;我别出心裁,逆光照出剪影,把人像映衬在鱼鳞般的湖面波纹中……至今,在我中学同学以及太钢宣传队同伴们的相册中,有许多我的“摄影作品”。一张张旧照片成为他们珍藏的记忆,留存下滚烫的青春时光。

我并不满足于仅仅拍下来,我还要摄冲洗印全流程服务。

尖草坪照相馆暗房的技师王师傅,是我中学同学王如义的父亲。摄影拍成的胶卷如何变成照片,暗房里有的一套很考验人手艺的技术活。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得空就跑到照相馆去向王师傅学本事。

那时,我家住在尖草坪22宿舍,那是太钢高干高知的住宅小区。房子很宽敞,前后两个房间里都有大壁柜。一段时间里,这个大壁柜成为我的暗房。

我与发小苏海平,常常在壁柜里冲洗照片。我从照相馆拿回用过准备倒掉的显影液、定影液,自制一个曝光箱,开始照猫画虎地操作。

看人挑担挺省力,轮到自己却并不简单。红灯下色彩失真,在壁柜里觉得曝光准确了,拿到自然光线下却出现很大的反差。一次次调整好,由于操作时间长了,显影液、定影液温度发生变化,洗出的照片又变得发黑。我俩看着或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的相片,生怕长辈们看见斥责我们浪费,尴尬地笑着说“毁灭罪证!毁灭罪证”,把废了的相纸扔进垃圾筐。自己洗相片是为了节省钱,可整个成本核算下来,自己洗比去照相馆洗还贵。我们自嘲地说:“花钱学手艺。”

照片洗出来,我们没有上光机,于是土法上马,把冲洗出来的相片贴到玻璃上,用钢笔杆把照片表面的水分挤干。靠空气的压力,照片干后脱落下玻璃,表面上就自然有了光泽。

120相机的底片洗出照片就能保存,135相机的底片像是电影的胶带,一卷胶卷能拍36张,拍出来是小底片,所以底片还得放大。

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太钢宣传队是业余性质,每个人在工厂都定有岗位,车钳铆焊样样不缺。于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很快帮我制造出了放大机。

放大照片更增加了技术难度。它除了洗相需要掌握的曝光度外,还要把洗的照片,放到放大机的底片夹上,相纸放在底座上,通过机械臂调整焦距,底片上的影像才能清晰地投射到相纸上。

至今难忘自己在暗房里面洗照片,放大照片的日子,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着进行。刚开始不适应,一次次实践后就顺手了,很享受自己冲洗、放大照片的感觉。少年时代有很大的可塑性,有着多指向的发展空间。艺多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多一个吃饭的饭碗。十八般武艺都操练过,你才能知道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与时俱进到世纪之交,先是有着“傻瓜相机”,照相不再需要考虑什么光圈速度,人人都是摄影师,你只要按动快门就能得到清晰的图像;然后,“柯达”的一句广告词:“你只要按下快门,其他的事由我们来做”,摄影洗相的成本越来越低,你只要花1元钱,就可以得到一张4英寸的彩照;再然后,数码相机取代了胶卷,手机摄影也可获得精美图像……

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青少年时代学到的那点本事,转眼间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

太原记忆